

第十四期

- “病毒”和“名词”…………… 沈家煊
- 因果类复句中的“就”与“才”…………… 张宝胜
- 话语标记“我跟你说/讲”…………… 陈 一 刘丽艳
- 标题分行跨结构切分例类…………… 尹世超 史文静
- 汉语单音节描写性后缀及其构词功能…………… 马 彪
- HSK甲级单双音同义动词完全不可替换的原因探析…………… 季 瑾
- 语言接触与语言借用——汉语借词消长研究…………… 苏金智
- 中古汉语“完成”标记的衍生过程——兼谈“已”的性质和来源…………… 帅志嵩
- “关于”的成词及其语法化…………… 马贝加 赵 新 章琴芳
- 介词“把”等特殊用法历史考察…………… 崔山佳
- 动词重叠的形态意义——以汉语和民族语言动词重叠为例…………… 华玉明
- 用GIS分析山西霍州方言元音谱和律的衰退现象
——以指小词变韵为中心…………… 沈 力 冯良珍 津村宏臣
- 吴语“浊流”的音系学性质…………… 魏钢强
- 陕西岐山话中一种常见语法手段的构形功能…………… 韩宝育
- 是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 董志翘
- “疾”“病”之辨及其对词汇学、训诂学研究的启示…………… 夏先培
- 真福寺本《礼部韵略》名讳字研究…………… 张民权
- 新发现切韵系韵书：陆法言《广韵》
——兼论《大宋重修广韵》的底本…………… 丁治民
- 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形成问题…………… 李无未 李 红
- “因音辨义”与“以义正音”
——从“贲”字的音切聚合看《古音汇纂》的音义研究价值…………… 万献初
- 民国时期的古音学研究…………… 乔 永
- 论战国文字歧异之实质兼及篆、籀同体等问题…………… 张其昀
-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魏德胜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中国语言学报

中国语言学报

第十四期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报 第14期/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911-3

I. 中… II. 中… III. 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H00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036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YŪYÁN XUÉBÀO

中国语言学报

第十四期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911-3

2010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 33.00元

《中国语言学报》第 14 期编委会

(以姓氏音序排列)

- | | |
|-----|-------------------|
| 方 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 侯精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 沈家煊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 孙宏开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 唐作藩 | 北京大学中文系 |
| 赵 诚 | 北京中华书局 |
| 赵金铭 |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

编辑说明

1. 本期发表各篇均为中国语言学会第14届学术年会(温州2008)论文。
2. 本期的执行编委:侯精一、方梅;编务:丁欣兰。

中国语言学报

第十四期 目录

“病毒”和“名词”	沈家煊	1
因果类复句中的“就”与“才”	张宝胜	14
话语标记“我跟你说/讲”	陈 一 刘丽艳	23
标题分行跨结构切分例类	尹世超 史文静	35
汉语单音节描写性后缀及其构词功能	马 彪	42
HSK 甲级单双音同义动词完全不可替换的原因探析	季 瑾	58
语言接触与语言借用——汉语借词消长研究	苏金智	71
中古汉语“完成”标记的衍生过程——兼谈“已”的性质和来源	帅志嵩	84
“关于”的成词及其语法化	马贝加 赵 新 章琴芳	98
介词“把”等特殊用法历时考察	崔山佳	109
动词重叠的形态意义——以汉语和民族语言动词重叠为例	华玉明	119
用 GIS 分析山西霍州方言元音谐和律的衰退现象 ——以指小词变韵为中心	沈 力 冯良珍 津村宏臣	137
吴语“浊流”的音系学性质	魏钢强	158
陕西岐山话中一种常见语法手段的构形功能	韩宝育	170
是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 ——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	董志翘	177
“疾”“病”之辨及其对词汇学、训诂学研究的启示	夏先培	191
真福寺本《礼部韵略》名讳字研究	张民权	200
新发现切韵系韵书:陆法言《广韵》——兼论《大宋重修广韵》的底本	丁治民	218
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形成问题	李无未 李 红	239

“因音辨义”与“以义正音”

——从“贲”字的音切聚合看《古音汇纂》的音义研究价值	万献初	249
民国时期的古音学研究	乔永	261
论战国文字歧异之实质兼及篆、籀同体等问题	张其昀	271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魏德胜	283

CONTENTS

“Virus” and “nouns”	SHEN Jiaxuan 1
“ <i>Jiu</i> ”(就)and “ <i>cai</i> ”(才)in complex sentences of cause	ZHANG Baosheng 14
“ <i>Wo gen ni shuo/jiang</i> ”(我跟你讲/说) as a discourse marker	CHEN Yi, LIU Liyan 23
Some examples of split writings in news headlines	YIN Shichao, SHI Wenjing 35
Monosyllabic suffixe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word formations in Chinese	MA Biao 42
Functional unsymmetry on the monosyllabic verbs and their synonymic disyllabic verbs in HSK A-category	JI Jin 58
Language contacts and Language use;a case study on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loanword in Chinese	SU Jinzhi 71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fective markers in the Medieval Chinese and the nature and the origin of “ <i>yi</i> ”(已)	SHUAI Zhisong 84
The formation and grammaticization of “ <i>guanyu</i> ”(关于)	MA Beijia, ZHAO Xin, ZHANG Qinfang 98
A historical study on special uses of the preposition “ <i>ba</i> ”(把) ...	CUI Shanjia 10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erb reduplications; illustrative examples on verb reduplications in Chinese and minor nationality languages in China	HUA Yuming 119

A GIS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vowel harmony in Huozhou dialects: centering on the <i>z</i> 1-affixation Euphony	SHEN Li, FENG Liangzhen, TSUMURA Hiroomi 137
The phonological property of the breathy voice in Wu Dialect	WEI Gangqiang 158
A frequent morph-syntax in Qishan dialect in Shaanxi	HAN Baoyu 170
Meaning contaminating or synonym combining: a case study on vocabularies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DONG Zhiqiao 177
Differences between “ <i>ji</i> ”(疾) and “ <i>bing</i> ”(病)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lexical studies and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n ancient texts	XIA Xianpei 191
A study on the ineffable emperor names in <i>Libu Yunlüe</i> (《礼部韵略》) in the edition of <i>Shinpuku Ji</i> (真福寺) collection	ZHANG Minquan 200
<i>Guang Yun</i> (《广韵》)by Lu Fayan: a new discovery of <i>Qie Yun</i> (《切韵》)Series	DING Zhimin 218
The formation of rhyme <i>zhi</i> and <i>si</i> in <i>Jiujing Zhiyin</i> (《九经直音》)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Wuwei, LI Hong 239
Discriminating meanings by word pronunciations and pronunciation standardizing by word meanings the significance of <i>Guyin Huizuan</i> (《古音汇纂》)in phonetic and semantic studies	WAN Xianchu 249
Classical Chinese phonology studies in Republic of China	QIAO Yong 261
Issues on the different word writings in the <i>Zhanguo Times</i> and <i>zhuan</i> (篆) and <i>zhou</i> (籀)in same writing style	ZHANG Qiyun 271
Some issues on language studies in bamboo slip scriptures	WEI Desheng 283

“病毒”和“名词”*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对沈家煊(2007, 2008)二文里“实现性隐喻”和“构成性隐喻”的区分作进一步论证。“实现性隐喻”是指抽象概念用具体概念来解释,借助后者使理解得以实现;“构成性隐喻”是指抽象概念本身由具体概念构成,前者离开后者就无法理解。和电脑里的“病毒”一样,语法上的“名词”也是隐喻,而且是一个双重隐喻:1)用具体的语用概念“名词儿”来表达或理解抽象的句法概念“名词”。2)用具体的指称人或事物的“名词”来指称抽象的事件或活动(本体隐喻)。“病毒”隐喻对电脑专家而言是“实现性”的,对电脑新手而言是“构成性”的。“名词”的双重隐喻对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人而言是“实现性”的,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而言是“构成性”的。本文还说明“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分具有普遍性,适用于语言学以外的其他领域。最后从类型学的角度得出结论,就词类系统而言,汉语里实词的第一层区分是“名词”和“状词”,而“名词”是包含动词和形容词的“超名词类”。

关键词 实现性隐喻 构成性隐喻 名词 状词 汉语

一 “病毒”隐喻的“实现性”和“构成性”

题目把“病毒”和“名词”联系起来,不是要说“病毒”一词属于“名词”类,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而是要说“病毒”和“名词”这两个词儿都是隐喻表达,都是用一个具体的概念来表达一个相似的抽象概念,而作为隐喻,两者都有“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

“你的电脑有病毒了,赶快杀一下毒!”随着电脑的逐渐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病毒”“防火墙”“桌面”“菜单”这些名称对一般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成了口头的常用语,但是很多电脑专家对采用这些名称却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些隐喻性质的词儿不像科学术语,掩盖了事实或真相,应该避免使用。尽管有一些科学概念,如天文学的“宇宙起源于大爆炸”说,本身就是隐喻,不少科学家也认为“不能拒绝使用隐

* 本文初稿在中国语言学会第 14 届学术年会(2008. 8. 27—31, 温州)上宣读,这次发表作了较大的修改。

喻”(Boyd 1993;Kuhn 1993;冯志伟 2006),但是科学家对隐喻的质疑和想净化科学语言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Radman 1997:44)。这表明,同样是“病毒”“防火墙”等隐喻,至少对一部分专家而言,这些隐喻只是“解释性的”(explanatory),是用具体的、为一般人所熟悉的概念来解释抽象的、不熟悉的概念,但是,对一般人特别是对刚用电脑的新手来说,这些隐喻不仅是“解释性的”而且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因为离开这些隐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来理解那些抽象概念,隐喻本身就“构成”了那些抽象概念。一个新手通过学习变成了电脑专家,“病毒”等概念也就由“构成性隐喻”变成了单纯的“解释性隐喻”。学习的过程可能很漫长,中间的阶段“构成性”和“解释性”的区分可能比较模糊,但这不等于说没有区分,中间模糊,两头还是清楚的。有人还认为,构成性和解释性“不可分离”,是构成性的一定也是解释性的,是解释性的一定也是构成性的(袁毓林 2009)。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病毒”这样的隐喻对一般人来说是构成性的,同时也是解释性的,但是对专家来说只是解释性的,不是构成性的,不然不会有专家坚持不懈地反对使用这些隐喻。这就是说,是构成性的一定是解释性的,是解释性的不一定是构成性的,因此还是有必要把构成性和解释性区分开来。

不妨来比较一下两部中型语文词典的“病毒”条释义(释义①都是对“身体病毒”的释义,从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病毒② 以破坏其他软件为目的并能自身复制传播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能破坏储存的文件,甚至破坏硬件,使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无法正常运行。

《现代汉语词典》:病毒② 指计算机病毒。

《现代汉语词典》虽然也另列“计算机病毒”条,其释义跟《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大致相同,但是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编写体例。《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理念是,作为一部语文词典,对一般读者来说用“指计算机病毒”来解释“病毒②”已经够了,他们不必再去查看“计算机病毒”条。如果是一本小型的语文词典,“计算机病毒”不另列条也无妨。其实不管释义如何详尽,到底说全说准确了没有也很难说。现在又出现一种新的病毒叫“木马”,名称也是个隐喻,是要突出它的隐蔽性特点,有人已经把“木马”和“病毒”(突出的是传播性特点)区分开来。词典未立“木马”条,像上面那个对“病毒”的详细释义就有欠缺(未提及隐蔽性)。而且不是专家的老百姓看了这样的释义仍然不知道电脑病毒到底是什么,因为释义中“软件”“硬件”“储存”“网络”这些词儿本身也是隐喻。总之,两部词典不同的编写体例不仅体现不同的编写理念,也表明像“病毒”这样的隐喻确实有“解释性”和“构成性”的区别。

说话人用一个具体概念来解释一个抽象概念,是为了便于听话人借助具体概念来“体认”(realize)抽象概念,实现理解,因此两个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也可以叫做“实现关系”(realization),即具体概念是抽象概念的实现。隐喻“解释性”和“构成性”的区别也就是“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

二 汉语的“名词”和英语的 noun

在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2006)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中,包括“滋阴”、“补血”、“明目”、“通鼻”这样的双音词,也包括“切”、“炒”、“烫”、“蒸”这样的单音词,这些单、双音词都是语法上的“动词”,审定委员会怎么把动词都列到“名词”里边去了呢?原来《中医药学名词》中的这个“名词”是指“名称”(专门名称也叫“术语”),不是语法专家讲的跟“动词”对举的“名词”。说“切”、“炒”、“滋阴”、“补血”这些词儿都是“名称”,是一些动作的名称,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查《现代汉语词典》“名词”条的释义:

[名词]①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如“人、牛、水、友谊、团体、今天、中间、北京、孔子”。②(～儿)术语或近似术语的字眼(不限于语法上的名词):化学～|新～儿。

释义①的“名词”实际是指“语法上的名词”(所举的词例不包括表动作的),而释义②不是太好,说是可以儿化,说成“名词儿”,但是“化学名词”和“中医药学名词”都不能儿化。释义②最好改为:名称(～儿)或术语。而且我觉得这两个释义的顺序应该倒过来,因为在一般人而不是语法学家的心目中“名词”就是“名称”。

有意思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最初的试印本,释义②括号里只说“不限于名词”,“语法上的”几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这表明,试印本的编写者当初觉得“不限于名词”里的“名词”当然是指“语法上的名词”,所以没有加“语法上的”。后来编写者意识到有问题,因为“名词”的所指不明,一般人会认为是指“名词儿”(名称),所以特意加上“语法上的”。这一修改消除歧解,也体现编写者在释义时从专家立场转变到老百姓的立场,改得好。

中国人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英国人可能会有疑惑,怎么动词会跑到名词里去了?所以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将这些名词儿译成英文名都不用动词原形,而是在动词原形后加上-tion、-ment、-al、-ing 这些标志使其变为名词。该委员会公布的其他学科的名词也是同样的情形。这是因为,在一般英国人(不限于语法专家)的心目中,

noun 是 noun, verb 是 verb, noun 用来指称人或事物, verb 用来陈述动作或活动。如果要用 verb 来指称动作或活动, 那就需要一个 nominalization(名词化)的过程。而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 “切”、“炒”、“滋阴”、“补血”这些动词直接就可以用来指称动作或活动, 不需要一个“名词化”的过程。

查《牛津英语大词典》, 中古英语出现的 noun 一词, 虽然词源是拉丁语的 nomen (name, 名称), 但是现在只是指语法上的名词, noun 和上古英语原有的 name 是分离的两个词; 汉语的“名”本来也是指“名称”, “称”与“名”经常连用, 例如《周易·系辞下》“其称名也小”, 后来语法专家就用“名”(或“名字”、“名词”)来翻译英语里的 noun, 没有用另外的词儿。固然“名词儿”只能是指“名称”, 但是“名词”还是既可以指“语法上的名词”也可以是指“名称”。这也表明, 至少在一部分中国的语法专家的眼里, “语法上的名词”和“名称”这两个概念也没有必要截然分开。下面把“语法上的名词”称做“语法名词”, 把意指“名称”的名词称做“名称名词”。

	语法名词	名称名词
英语	noun	name
汉语	名词	名词(儿)

汉语“名词”和英语 noun 的这一差异, 如果从“语法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这样来说明: 名称名词(指称语)是语用范畴, 语法名词是句法范畴, 前者具体而后者抽象, 作为句法范畴的“名词”是语用范畴“指称语”逐渐抽象化的结果。同样, 作为句法范畴的“动词”也是语用范畴“陈述语”抽象化的结果。英语的语用范畴“指称语/陈述语”经过语法化已经变为句法范畴 nouns/verbs, 后者已经与前者分离, 变成抽象范畴, 而汉语的“名词/动词”还没有完成这一语法化过程, 还没有变为句法范畴, 至今仍是具体范畴、语用范畴。

如果从“实现关系”和“构成关系”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英语里抽象的 nouns/verbs 在话语中“实现”为具体的指称语/陈述语, 有实现的过程和方式, 而汉语里名词/动词的“构成”就是指称语/陈述语, 没有实现的过程和方式。举例来说:

他开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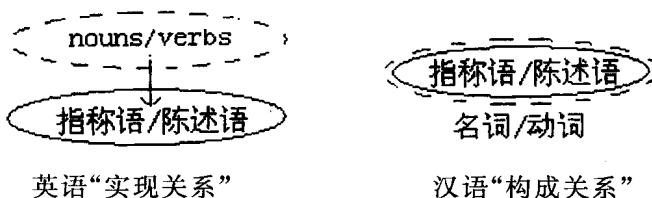
He flies/flew a plane.

他开飞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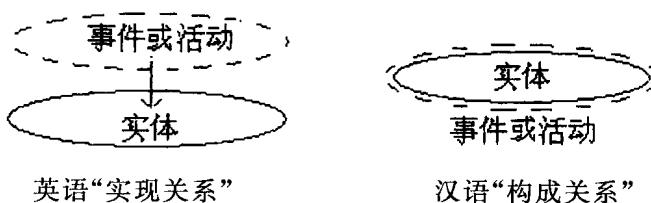
He is/was flying a plane.

英语的 noun “plane”入句充当指称语必定有实现形式, 如实现为 a plane, planes, the planes(s)等, “He flies plane”绝对不合英语语法, 而汉语名词“飞机”入句就可以充

当各类指称语,不需要什么实现形式,如“来飞机了”(不定指),“飞机坏了”(定指),“飞机比火车快”(类指)。汉语的动词也是入句就可以充当陈述语,不像英语那样要有实现的形式,如动词“开”入句就是陈述语,“他开飞机”和“他开飞机呢”都是合格的句子,而英语必须实现为 flies, flew, is/was flying 等,“He fly a plane”也绝对不合英语语法。两种语言的这一区别可以图示如下:



名词用来指称人或事物,是指称语,动词用来陈述事件或活动,是陈述语。然而我们也需要指称事件或活动,例如“开飞机容易”里的“开飞机”,是拿陈述语用作指称语。陈述语用作指称语也是一种“隐喻”,叫做“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本体隐喻跟“病毒”类隐喻一样有“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汉语和英语的差别在于,在英语里本体隐喻是“实现性的”,在汉语里本体隐喻是“构成性的”,如前所述,“切”“炒”“滋阴”“补血”这些动词直接就可以用来指称动作或活动。这一差别图示如下:



对英国人来说,改变词形(如 fly→flying, publish→publication, propose→proposal)就是将抽象的事件或活动概念“实现”为一个具体的实体概念的过程和方式,而对中国人来说,事件或活动就是一个实体,就是由实体“构成”的,没有什么“实现”过程,所以不需要改变词形,没有词形变化的动词作主语和宾语是一般现象,例如:

哭没用。

我怕抓。

开飞机容易。

你听见打雷了?

跌和涨跟我都没有关系。

你快决定吃(进)还是抛(出)。

“开飞机容易”，英语得说 Flying a plane is easy 或 To fly a plane is easy, 说成 Fly a plane is easy 绝对不合英语语法。¹

既然汉语里“指称语/陈述语”和“名词/动词”是构成关系而不是实现关系，而且陈述语(动词)用作指称语(名词)在汉语里也是构成关系而不是实现关系，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的结论：汉语里的动词(陈述语)是名词(指称语)的一个次类。

讲汉语语法，“名词”和“动词”这样的名称已经用惯了，我们可以继续沿用这些名称，这样也便于和别的语言进行比较，但是必须时刻记住，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跟英语里的 nouns 和 verbs 不是完全对应的语法范畴。图示如下：

英语（句法范畴）	nouns	adjectives	verbs
汉语（句法/语用范畴）	名词(儿)		动词

我们把形容词放在离名词和动词都比较近的地方，这是考虑到类型学上形容词的地位在有的语言里偏向名词一头，在有的语言里偏向动词一头(Dixon 1977)。在汉语里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这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我们没有把名-形-动三者看成是串连的线性关系，而是看成像地图那样的二维分布。在这个“词类地图”上汉语和英语的区域划分方式是不一样的。

词类区分，特别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区分，到底是否具有普世性，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生成语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名词具有[+N]特征，动词具有[+V]特征，形容词的特征是[+N][+V]，这是人类天赋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语言类型学家的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名动形的区分具有普世性，有的则认为不具有普世性(这方面的争论可参看 Vogel & Comrie 2000)。有一些语言调查者说有的语言里没有名动形的区分，但是深入的考察后发现这些语言实际还是有区分，只是调查者对语言不熟悉因而对实际存在的区分不敏感而已。我们的观点是：要把“有没有区分”和“怎么区分法”分开来讲。有名、动、形的区分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这是基于人类认知上都区分事物、动作和性状，而名动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分方式是因语言而异的，例如，至少可以分出印欧语的“分立模式”和汉语的“包含模式”两种类型，这也是基于不同的人类在认知上在看待事物、动作和性状时有不同的倾向性。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分法，但是这不等于说分法可以不受制约。我们还可以根据本体隐喻的特性作出大胆的假设：在“包含模式”中只可能有名词包含动词的类型不可能有动词包含名词的类型。²这样的制约也就体现出语言在词类区分上的共性。

三 “调控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

隐喻的“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政治家经常提出一些“解释性(实现性)隐喻”,有意无意地使其在大众心目中成为“构成性隐喻”,以此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 Lakoff(1992)就说,美国在发动海湾战争之前,当局先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说法加上“政治就是做买卖”的隐喻造舆论,使得将要发生的战争在大众的心目中就跟做买卖讨价还价一样,战争的残酷性、死亡和血淋淋的事实被掩盖起来了。显然至少有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反对使用这样的政治隐喻,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隐喻只是解释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

“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分不局限于语言和隐喻,还存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Rawls(1955)最先提出,人类活动的规则可以区分为两类:“调控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这是现在通行的名称,Rawls 最初用的名称分别是 summary rules“总结性规则”和 practice rules“实施性规则”)。

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RR): 调控事先已存在的活动,如交通规则。

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CR): 创造或构成活动本身,如球赛规则。

RR 可以概括为:如果是 Y,实行 X。例如,如果开车,实行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如果是军官,实行就餐时系领带的规定。开车和吃饭这些活动的存在与 RR 的存在与否无关。RR 以命令的形式呈现,涉及的是与规则无关的利害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调节,体现了人对社会行为的期望。如交通规则“遇红灯不得穿越!”是一个命令,不实行或不遵守 RR 同样可以开车可以吃饭,只是要受到惩罚或制裁。

CR 可以概括为:在环境 E 里实行 X 算做 Y。例如,在足球比赛里用脚踢进或用头顶进球门算进球;在结婚仪式上某人按某种程序行事就算做主婚人。构成性规则构成人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存在就依赖于这种规则的存在。CR 并不命令人做或不做什么,它本身创造或定义新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人对社会行为的信仰。不遵守 CR 不会受到惩罚,只是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如足球赛手碰球进门就不算进球,下象棋马不走斜线将军就不算将。

“调控性规则”也就是“实现性规则”,通过调控,人们期望的社会行为方式得以实现,如通过交通规则的调控,正常的交通得以实现,不然就堵塞了。因此“调控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的区别也是“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

“实现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也是可以转化的。前面讲过,一个普通人变成了

电脑专家，“病毒”等隐喻也就由“构成性”变成了“实现性”。而人类的社会活动经常出现从“实现性规则”转化为“构成性规则”的情形。例如，家庭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长期抚养儿童的需要，因为父母一起生活儿童的存活率就高。于是就有组织家庭的规则来调节生活，禁止乱伦，实现生活的和谐。这套“实现性规则”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规定每个成员应尽的义务和行为规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规则逐渐构成我们的家庭观念，即使在调节已经不起作用的家庭里，例如在过继、领养儿女的家庭里，它仍然定义和支配家庭的内部关系。这时候这套规则就已经变成了“构成性规则”，成了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再例如，伦敦白金汉宫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有一套程序，起初是为了调节保卫工作、实现安全保卫这一外部目标，是“实现性规则”。这套程序变成仪式后，就成为对仪式的内部定义，不再有一个外部目标，也就变成了“构成性规则”。(Kasher & Sadka 2001)这两类规则可以互相转化并不说明不存在两类规则的区别，而是恰恰证明存在这种区分。

四 “有”和“是”的区别

从一个角度看，“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也可以说成“有”和“是”的区别。遵守交通规则(实现性规则)才“有”交通，遵守象棋规则(构成性规则)才“是”下象棋。就“病毒”来说，靠“实现性隐喻”我们才“有”电脑病毒的概念，靠“构成性隐喻”那个抽象的概念就“是”电脑病毒。我们的认识和思维处处体现出“有”和“是”的区别，例如在谈及中国画和诗的关系时，苏东坡有句名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诗化”的要义》一文里针对《红楼梦》里的一段文字评论说，那句名言不妨改说成“诗即是画，画即是诗”。可见，对于“诗”和“画”的关系，苏东坡和周汝昌的认识有差异：

苏东坡：实现关系，“有”的关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周汝昌：构成关系，“是”的关系，诗就是画，画就是诗

再看佛经中的四句话：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这四句是很多人听过的佛偈，可解释为：色离不开空，空也离不开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两句说“色”和“空”是实现关系，“有”的关系，有空才有色，有色才有空；后两句说“色”和“空”是构成关系，“是”的关系，色就是空，空就是色。

关于汉语里“有”和“是”的区分，有许多哲理上的讨论，要数赵元任(1976)的一段